



【心田集】

「人為萬物之靈」，真的嗎？ ——談談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倫理——

●張曉風

「人為萬物之靈」，真的嗎？

那要看這句話是誰說的，如果只是人說的，那就未必有道理。假設狗狗會說話，你猜，這句話會說成什麼樣子？在民主意識高漲的今天，也許應該集合所有的「動物」、「植物」（乃至礦物）大家一起來投票。我猜，高票當選的一定是「蟲類」，因為「蟲口」要比我們的「人口」多得多了。搞不好當選的傢伙就是蟑螂呢，當然蚊子的勝算也不小！

好吧，也許我們要改口，說「人為萬物中的一員」（或者說「人是『億物』或『兆物』中的一個」），說得更真實一點，不妨再加一句注釋——將來害死地球和萬物的就是他。

所以，所以呢——

所以，我們有空的時候應該多看看我們的「萬物夥伴」，看看他們素樸而天真的生活，並且從其中學習人跟「大自然」之間「自自然然」的關係……。不過，這話說來容易，要在生活中抬頭可以見到長頸鹿，低頭可以發現丹頂鶴，那恐怕要溯着歷史跑回亞當夏娃的伊甸園去才行。就連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也沒看過麒麟——哦，不，他看過，他看過一隻被獵人射死的。他為此氣昏了，連大作《春秋》也不肯再寫下去。

自從有了都市之後，動物和植物都跟人類劃清界線，連普普通通的小狐狸、小兔子、小飛鼠都不再在我們生活裏出現了。如果要看到鯽魚，可以，牠在餐桌上的餐盤裏躺着。想想，成語裏說「多如過江之鯽」，就是說此魚多得不得了，但如今的小孩卻一條也沒見過——我是說，在河裏。

動物園，就是這時候發明的一項罪惡，但怎麼辦呢？如果沒有這項罪惡，我們恐怕終生都看不到我們老祖先一向看到的老朋友，我們內心深處是會悲傷的啊！

所以，我們把大象關起來，把蟒蛇關起來，把孔雀關起來，連大大的鯨魚也一起關起來……

每次，走入動物園，我都會從心裏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請饒恕我們人類……」

我有點口齒不清了，因為自覺理虧，但台北動物園還算好，因為他們常收檢落難的動物。有次有隻小穿山甲從南港二〇二兵工廠跑出來，迷了路，他們為牠養好了傷，放回市郊的淺山區。

動物園讓我們學會許多知識，並且懂得要付出該有的溫柔。有位蒙古籍的詩人尼瑪來台後，回去北京很興奮地跟大家形容台灣，說：

「台灣人真好心，他們居然叫一隻大象做爺爺……」

林旺，那隻大象，牠何止是爺爺，從一九一七到二〇〇三年，牠總共活了八十六歲，牠是三四代人共同的記憶，牠是我們的曾爺呢！牠來自緬甸，跟國軍共同參加過艱困的抗日戰爭，等於是個辛苦的運輸兵，原來，牠也是一員「老兵」，哎呀，牠跟我們之間的故事長着哪！牠當年渡海來台，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啊，我真希望有一個動物園節，在那一天，我們請來動物離開籠子，到園中散步，在那一天，我們請各種人類坐在籠中供動物觀看，白的、黑的、黃的、紅的、裹着小腳的（如果當今還有這種人活着的話）、被銅環拉高脖子的、紋身的、老的、小的、長出六個指頭的……。唉，你會嫌我的想法詭異嗎？

人於他人要常存感激心和疚負感，這樣才會去善待別人，對動物，也當如此。要知道，牠們是上天注定要和我們一起好好承受天恩地惠的夥伴啊！

（本欄由林青霞、金聖華、張曉風、鄭培凱輪流撰寫。）



【人文思考】

●劉再復

「面對荒誕的世界，文學何為？」這個問題又派生出另一個問題：既然現實世界充滿荒誕故事，或者說，到處是「荒誕」，到處是「顛倒夢想」，那麼，如實地描寫這個世界不就可以了嗎？老現實主義方法，老自然主義方法，不就夠用了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又做了兩點思考：

一、面對荒誕世界，寫實傳統確實不可輕易放棄。寶刀不老，寫實永遠不會過時。目前我們所讀到閻連科的《炸裂誌》、賈平凹的《古爐》和《帶燈》、余華的《第七天》，都可以說是「殘酷的寫實」（王安憶語），即揚棄機械反映論和任何「主義」前提的寫實。然而，他們又不是停留在現實主義傳統寫法中。老現實主義的缺點是容易使作品淹沒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之中，缺少穿透力和提升力。閻連科主張從現實主義進入「神實主義」，被我理解為應從「表真實」進入「裏真實」（內真實），然後又進入「核真實」即「神真實」，也就是在對生活表象進行透視之後硬是拷問出表象背後世界的真諦。

我擔心的是，面對荒誕世界，正直的作家難免要義憤填膺，要仗義執言。但我仍然堅持說，文學不可把「社會批判」作為創作的出發點，或者說，文學不可以停留在譴責、批判、暴露的水準上。因為這樣的文學將失之膚淺，（凡只知政治判斷和道德判斷而未進入人性深處，都勢必落入膚淺。）所以文學還是要從「荒誕世界」中跳出（即超越）。跳出不是閉上眼睛，而是睜大眼睛加以透視（鏡子不夠用，需要透視鏡）。《金剛經》所說的天眼、法眼、佛眼、慧眼，就是透視之眼。只有這樣，「荒誕」二字才成為審美的大範疇，而不是世俗概念（世俗社會的吵吵鬧鬧，稀奇古怪不屬「荒誕」）。

二、二十世紀西方的荒誕文學，其成就不可否認。但這種文學在揭示世界的荒誕時，多數缺少古典文學（如雨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等）的那種「精神層面」。這種精神層面，不一定是宗教信仰，但有宗教情懷，或者說，有著蓄於作品中的心靈意蘊。我讀高行健的《靈山》，就覺得他雖有濃厚的現代主義氣息，但仍保留明亮的精神層面。王安憶分析張承志的《心靈史》與張煒的《九月寓言》，就特別注重心靈層面。無論如何，心靈是文學的第一要素，它可以構築溫馨和光明的心靈世界。因此，面對荒誕世界時，文學如何展示精神層面，又成為一個真問題。而如何評價缺少精神層面即不提供社會藥方和救贖意義的文學類型，也是一個大問題。

「面對荒誕的世界，文學何為？」我的最後一點回答：面對荒誕的世界，文學比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新聞學等更獨到的是，文學不僅可以面對客觀的荒誕世界，而且可以面對荒誕的自我。自我具有「惡」的無限可能性。作家的自我也往往一片混沌而不知不覺。這個時候，作家的「自救」意識可能比「救世」意識更清醒。自救不是自娛，而是自知、自省與自度，即對荒誕之我有一種真誠與深刻的認知。認識荒誕的自我有益於更深刻地認識荒誕的世界。未能正視渾濁的自我卻以「救世主」和「社會正義」的化身自居，將導致另一種荒誕，至少是一種盲目的、缺少清醒意識的浪漫。

（研討會在二〇一三年十月十日於香港科技大學召開。本文為劉再復教授此次研討會發言提綱的續篇。前篇於二〇一四年一月四日《明藝》第一期刊載。）



【文人軼事】

魯迅追稿費

●沈西城

「三育」圖書公司車老闆的哥哥老車，三十年代是上海「北新」書局的職員，常因出版事宜跟魯迅打交道。人人都對老車能親炙魯迅艷羨不已，惟獨一提魯迅頭頂的名字，老車就愁眉深鎖，長嘆短歎。

車老闆為我敘述這件事時，聽得我一頭霧水，能為大文豪魯迅服務，那是何等光榮的事呀，一般人求之不得哩！車老闆看到我的疑惑，吁了口氣，慢慢道出原委。原來魯迅性急，脾氣不好，他的稿子一交到「北新」排印，就要收版稅，版稅高而多，「北新」李小峰老闆偶爾周轉不靈，拖延一時，魯迅的電話就打來，第一句便是「我的稿費何時送來？」接電話的是老車，一要安撫魯迅，二要為李老闆擋架，左右難做人，怎會開懷！原來先收版稅，乃魯迅首創，倪匡只是追隨驥尾！

【創作園地】

避雨

●黃燦然

出門才走了五十米，褲腳已濕透，連皮鞋和襪子也好像開始浸水，我便退入一家烟酒店等待，希望這場暴雨會像一般暴雨那樣很快結束。我那一絲兒，只是一絲兒，不耐煩，被我對很久以前遭遇的一場相似的暴雨的回憶抵銷了，因為哪怕是痛苦的回憶，現在也已平靜了，何況那只是一場帶來小小不方便的暴雨，所以眼前的相似性反而勾起我一絲兒愉悅，並且因為只是一絲兒而更加愉悅；

而在我可以離去的時候仍使我不想離去的，是我身後也站着一個進來避雨的女人——我不知道她的樣貌，只知道她的存在，意識到她的氣息，意識到兩個陌生人，兩個性別，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而難得地站在一起……



【創作點評】

爺爺的目光

●黃子珊

一年大掃除時，我被派到一份好差事：清潔祖先的神枱。我猶豫良久，也推搪不出一個強壯的藉口。儘管接近新年的空氣裏漂浮着亢奮，賀歲歌迫不及待地流轉，我還是嘟着嘴，那歌在恭喜什麼呢？恭喜我要面對踟躕不安？我實在理不清平時和爺爺的複雜關係，更無法表述那種如真似幻的感覺，總不能說爺爺的樣子很駭人吧！這樣沒規矩的話說出來，那支雞毛揮子除了拂拂灰塵之外，說不定就要用力親吻我怕痛的皮膚了。沒有轉圜的餘地，我只好硬着頭皮和爺爺作最近距離的接觸了。

爺爺生前的種種，在幾個月大的小不點腦海裏，就是沒有留存半點記憶，任憑媽媽如何絮絮叨叨提了又提。黑白照裏的他與我想像中的並不相稱，顯得更年輕，他一頭微長的髮髻梳得油亮，像打了蠟一般高高豎立，遠看就像戴着一頂黑漆漆的帽子；眼睛炯炯有神，所透出來的目光是白熾的，讓人覺得刺眼。我相信，他有某種超時空的能力，只要起心動念，他那深邃的眼神就能透視人的不軌。我閉上眼，耷拉着腦袋，努力捕捉殘存的記憶，任思緒遊走迷宮，在浮光微塵的縫隙間前瞻後仰，左撲右

抓，像捕風，像捉影，而它是那麼零碎，模糊，又飄渺不定。想觸摸爺爺在回憶裏的溫度，尋獲的卻是幾近恐怖的片段……

幼兒園放學回來，看見神枱前設了席，滿滿一桌好菜！白切雞靜臥在白嫩嫩的碟子裏，擺着一副高雅的姿態，曲項舔着雪白的羽毛，那恬美的眉目流露着白天鵝的恣意驕橫；一條大魚穿着絲綢般的緞子，帶着點點青蔥為點綴，細細的薑絲為緞子更添雅致，一點兒不像現在的貴婦，脖子上掛滿翡翠玉佩只標示着俗氣；切塊的燒肉絲毫掩飾不了它表層的鬆脆，連着一層適量的脂肪和幼嫩的瘦肉，僅僅想像一下那細緻的口感啊，都叫人直流水……看着狼吞虎嚥的我，嚇得媽媽尖聲嘶叫：「你怎麼這般無禮！這是給祖先吃的！哎呀！壞了壞了，望老爺不要生氣才好……」於是一把把我從椅子上拉扯下來，再把我按在地上跪着，嚇得滿嘴油膩的我瞠目結舌，翹首望着爺爺的照片，他的眼珠子黑白分明，目光似乎更銳利了，像在嗔怪我不分尊卑，只聽見媽媽心急如焚地碎碎念着「有怪莫怪，小孩子不識世界！」後來聽媽媽說，我因此而大病了一場，那是爺爺對

我不分尊卑的懲戒……

從此更怕夜裏上廁所。暗紅燈光打在爺爺的黑白照上，把大廳的古老家具都抹上一層詭譎的陰影，那被放大扭曲的影子像魘魅在舞爪，伴隨着留聲機裏重複播放的「阿彌陀佛」歌，愈聽愈讓人不安，魘魅魘魅會否誤以為這裏有聯歡會呢？我拼命忍住不去張望，可是又怕爺爺識破我的心計，怪責我路過卻目中無他，只好怯生生地踱過。即使自然反應早已把眼睛調整到不會與他對視的角度，可是不小心的斜睨，又瞥見爺爺的神情倏忽嚴峻起來，那抿得緊緊的嘴抿得更緊了，兩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讓人猝不及防，只想到要擺脫這咄咄逼人的目光，轉身——「咯噔」一聲卻撞到神枱的桌角，黑白照霎地往下墜，爺爺的目光彷彿化作了聲音，在空氣中回迴環立體地播放，伴隨着耳邊縈繞不去的「阿彌陀佛」歌，我聽到的歌詞只有四個字——「佛都有火」！儘管從大廳狂奔而出，他的目光卻像緊貼在我背後一般，銳利的眼神快刺進脊背了！我的心像被一股怪異的力量壓了一下，驟然變小變扁了，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只知胯下傳來一陣涼意……

在快樂不起來的賀歲歌中，我開始清理神枱。我實在沒有勇氣把雞毛揮子拂到照片上，愈靠近照片，爺爺的表情愈詭異，好像在告誡我什麼，讓人恍然驚悚。我把神枱上的灰塵和茶漬都清洗乾淨，把茶杯上所有的茶垢仔細擦去，然後抱着烈士的心情面對他。我先在心裏說明我的行動和用意，再畢恭畢敬地來個九十度鞠躬，這才小心翼翼地清理。然而，把雞毛揮子刷到他臉上時，我還微微的發顫，心裏不停地盤算，如果雞毛逗出了他的噴嚏，我該往哪兒躲！

點評

●胡燕青

幽默可愛的文字，充滿童趣和反省。這樣的散文來自生活，也讓生活看來更豐富可觀。

Source:

<http://mingpaomonthly.com/%e3%80%8a%e6%98%8e%e8%97%9d%e3%80%8b%e9%9b%bb%e5%ad%90%e7%89%88%e3%80%80%e7%ac%ac%e4%b8%89%e6%9c%9f/>

明報特輯部製作



【人物】

繁華如夢

● 顧媚

邵逸夫仙逝，想起了一句古語「人生如白駒過隙」。此刻才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寄居在縫隙裏的時日，無論長短與成敗，都只是一瞬間的事。這半年內，我兩位偶像相繼離世，一位是藝術大師趙無極，一位是影壇大亨邵逸夫。他們都是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相識的傑出人物。無獨有偶的是，他們都在「認知上出了問題」的情況下安詳地離世。他們留給後人的除了財富，還有世人用之不盡的文化遺產。

我從事藝術，因此趙無極是我敬仰的藝術大師。也是我最真摯的朋友。我也曾從事演藝，但我與邵逸夫只是雇主與雇員的關係。我習慣稱他做老闆而不稱他六叔。我由好友方逸華引薦加入一九六一年剛成立的邵氏兄弟公司為基本演員，算是第一批合約演員。合約長達八年，那是我全部的青春年華，卻在無聲無息中浪費了。邵氏公司人事複雜，我在公司一事無成，主要原因是不善處理人際關係。記得那時方逸華揆我說：「老闆說你這個人沒有腦子。」那就是意味着說我不懂得向上爬。老闆叫我要經常到宣傳部走走，讓他們記得，我怕麻煩，就很少露面，因此我在邵氏的成績也乏善可陳。除了作幕後

代唱之外，只拍過一部《小雲雀》。我對拍電影也沒寄予厚望，因為早已志不在此。在無聲中度過了八年悠長的歲月，約滿後即轉向藝術發展至今。如今我已步入晚年，但精神生活卻比以前飽滿得多。我從毫無意義的璀璨歸於恬然自若的平淡，終於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回望那段在邵氏的歲月，雖然一事無成，但我對老闆是有感情的，我們相處得很好。他雖然是大老闆，卻平易近人，除了有時他特



▲作者年輕時與邵逸夫的合照（作者提供）

別召見談公事外，我們平日相處的時間很多，我們談話投機，完全沒有隔閡。他有過人的精力，是個工作狂，無論大小事都親力親為。除了日理萬機，還經常在影城各廠各部門巡視，與員工打成一片，因為他知道要靠這些人的耕耘，才有眼下的收穫。因此他很體貼員工，也關懷朋友。他真正投入和滿足自己一手創辦出來的偉績，享受着豐收的果實。

邵逸夫一生擁有太多，上天也賦予他出奇的長壽，但你以為人生真有十全的事嗎？邵先生也有不足之處，他雖然擁有一切，卻缺少一點與子女共敘天倫的樂趣，他與子女長期分隔，很少見面，因為他把全部精神都專注在事業上，與子女變得疏離了。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與邵維銘（邵逸夫長子）見面，那時他的生母（六孀）過世已多年，他對我說：「我很掛念父親，他很寂寞，很可憐，你可以多點陪他談談話嗎？」我叫他不用擔心，他有方逸華陪伴，不會寂寞的。不久就知道他們在美國註冊結婚了。

邵先生一生輝煌璀璨，到頭來也只剩骨灰一把化作輕煙。我沒有曠達的生死觀，眼看繁華過盡，花開花落，總不免感慨萬千。此時想到邵老



▲顧媚與邵逸夫相識逾半個世紀（作者提供）

闊生前鍾愛的電影《不了情》裏的插曲《夢》，那絕好的歌詞寫道：「人說人生如夢，我說夢如人生。短短的一霎，有聚合有離分；匆匆的一場，有蒼老，有青春。深宵的光明，清早的陰沉，地獄裏的天使，天堂上的幽魂，當你從夢中醒覺，你已走完了人生。」

明知人生如夢，可是我們都仍沉湎在夢中。

【創作點評】

大道中（節選）

● 郭寶婷

編按：

為推動青年文學發展，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於二〇〇〇年創辦第一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華文獎」）。二〇一三年舉辦的第五屆「華文獎」，參賽者來自世界各地二百二十多所大專院校，包括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英國和荷蘭等，呈現了全球華文青年創作的豐富面貌，促進跨地域文學交流。本文榮獲第五屆「華文獎」散文組亞軍，得獎者郭寶婷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英文系。作品由中文大學提供予本版優先刊登。

大道中夜色正好，馬路對面有一幅巨幅時裝廣告，金髮碧眼的超級模特正用火辣辣的眼神看着我。放慢了咀嚼三明治的速度，心中有些朦朧的感覺迴蕩着，覺得這樣一下子，真的是好多年，這一切卻又過去得這麼快，如今眼前的一切都是不同的了。電車叮叮噹噹地開過去，帶着浮光掠影穿過銀行總部大樓林立的大道，掠過紅棉樹梢的火紅花朵，穿越歐式教堂的十字架尖頂、高級會所的玻璃窗和植物公園，飛向半山和山頂的富人區。從下至上仰望，綠蔭中溫暖的燈火星星點點，高高低低的建築物層次分明，每棟建築都有她所經歷過的歷史，每盞燈火背後的人也有他所經歷的故事。我的眼睛濕潤了，因為想起了自己這不起眼的故事。

彷彿是混出頭了，親戚朋友都知道我來香港讀書，託我買各種化妝品和電子產品。當他們聽說我來大道中工作，以為我是一名準金融精英，覺得我長大了，本事了，是不同層次的人了。我卻只能兀自搖搖頭，覺得有些可笑。看啊，事實上，在大道中的我是這樣孑然一身，甚至都無法坐下來仔細地享受一頓晚餐。我只有二十歲，我所關心所想的任何事情都和這條大道無關——我會想最近讀完的書，看過的電影，藝術中心的展覽，藝術節的話劇；我會想，下個學期選什麼課，果然還是選自己喜歡的而不是提高GPA的；我的包裹永遠放着一台膠捲相機，想記錄下生活的每一面……而這條大道，它是關於金錢的。即使是最喜歡的工作領域，它也是關於金錢的，只是關於金錢的。

似乎有些苦澀，皇后大道，就像很多年前那個機關大院，如一座大山一樣擺在我面前，向我展示着一個高大的、富麗堂皇的，卻不屬於我的世界。她讓長大後的我開始瞭解到「階層」這個詞彙冰冷無情的意味，它意味着有人可以隨意進出大院、炫耀自己的父母和最近的旅行，有人只能哭着問爸爸媽媽，「為什麼你們從沒走出這個城市這個國家，使得我也沒有像別人一樣的經歷？」它意味着有人每天的午餐是五十元一份的有機田園沙律，也有些人的慰藉，是小巷裏的一碗鴛鴦河粉。

這種感受，每天都在上演，大抵只有曾作為大道的過客，曾欣賞過它的熱鬧和奢華，才會更加明顯。人人都在追逐，我也似是而非地跟着追逐，追到了，卻發現不是自己想要的。更可怕的是，在追逐的過程中，我變成了自己所不喜歡、不想成為的那種人，於是渴望去改變，卻又掉落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裏。但也就是意識到這些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同以前不同了。彷彿掙脫了曾經的自卑、掙扎以及抱怨，我想扎扎實實地去做些什麼，我感到心中是真的有些什麼在流動着。這本是珍貴的。

暑假的最後一天，我離開了大道中。回到宿舍，從抽屜裏拿出裝着人民幣的信封，離家之前媽媽給的，是學費。每天都在關注銀行匯率，發現差不多是最高的一天，拿去銀行兌換成港幣，然後交學費。數錢的時候看到那一張張紅色的一百元紙幣上，不少都帶着小學生的字迹寫着名字。我開始想像這些錢是怎樣從交學費的小學生手裏，進入銀行或是提款機，然後又被媽媽取了出來。這麼多錢，媽媽從銀行拿回來的時候又是怎樣的沉甸甸。

交完學費，去了全城最大最高級的購物廣場逛街。試了兩雙超過兩千元的高跟鞋，逛了連卡佛的化妝品區，但可知，我最終什麼都沒有買，自然也是買不起的。又逛了逛其他店，邊逛邊想，以後掙了錢，能在這裏給父母買幾件東西也是好的。但忽然又想到今年因為工作，在家的時間寥寥無幾。也許多回家一些，多陪陪他們，才是更重要的吧。

走出商場時，在車站等巴士。各種車輛沒有間歇地一輛一輛駛過去，大巴、小巴，停了又走，留下一團又一團熱烘烘的尾氣，使我微微出了些汗。照日子來看，應當要入秋了，但這座城還抓着夏天的尾巴沒有放開。等了好一會，要坐的那輛小巴終於來了，湊上去，司機卻隔着玻璃對我不停地左右擺手，意思讓我不要上車。原來是我走錯了站。他的手擺得很誇張，似乎是由於隔着玻璃無法跟我說話，所以故意要把手勢做得幅度大一些，好讓我看見。於是我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五屆「華文獎」頒獎典禮上，一眾嘉賓、評判與獲獎者合照。

退回來幾步，司機立刻不再理我，扭過頭去，那輛小巴「嗖」地一下就開走了。那一串擺手，彷彿二十年來一連串命運對我的拒絕，讓我心裏好涼。

這時候，耳機裏傳來周迅的《外面》：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會不會失敗
外面的世界特別慷慨
闖出去我就可以活過來
留在這裏我看不到現在
我要出去尋找我的未來
下定了決心改變日子真難捱
吹熄了蠟燭願望就是離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會變得可愛
外面的機會來得很快
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
一離開頭也不轉不回來
我離開永遠都不再回來



▲獲獎者郭寶婷於頒獎典禮上發表感言

我怔了一下，忽然眼眶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踏進了「外面的世界」，儘管我總想着，還是小心翼翼地住在象牙塔裏吧，但不知不覺，就這樣從象牙塔裏走了出來。我不知道未來會是怎樣的，但我想我依舊是幸運的。環顧了周圍的路，迅速思索能夠回宿舍的路線。我朝着總站走去，不想再錯過下一班車。

（「華文獎」網址：www.literary.arts.cuhk.edu.hk）

點評

● 余光中

大陸生來港，保證金十二萬港元，家人辛苦所湊。大道中之小人物，孤獨而知足，哀愁自遣。

● 毛尖

文字予人熱情之感。

● 劉紹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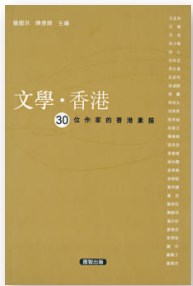
文從字順，筆觸感人。

【書訊】

《文學·香港——30位作家的香港素描》

羅國洪 陳德錦 主編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

本書為匯智出版成立十五周年的紀念文集，以「香港」為主題，邀請了三十位紮根香港的作家各撰一文，抒寫對香港的感覺和印象，為本土今昔留下一幅幅文字素描。



《一本讀懂中國文學史》

潘步釗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

本書作者潘步釗為裘錦秋中學校長，對中國語文、文學教育有着深厚經驗。他為了補充現時公開考試不考文學史的不足而編寫此書，嘗試以深入淺出的介紹，讓學生了解最基礎的中國文學史，從而了解中國文化。

